

text 张凡、蒋岳红 photo courtesy of Manon Van Kouswijk / Esther Brinkmann / Karin Findels curator & editor 邢倩茜

Personal Personal TOUCH & LANGUAGE

看得见的诉说

艺术与生活的区分，如今已纯粹出于个人知觉和语境转换。艺术家的作品可能来自于记忆的深处，也可能只是生活习惯的产物。

首饰艺术家惯常的工作同大多数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一样：无论是在工作室、咖啡馆，还是在家中，他们所开始的工作多少与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环境，与浮现的记忆，与自觉的思考都会有关。发掘其间各种微小而深刻的细节，将那些私底下的诉说造化为一件件的首饰作品，让我们能看见，能触摸，能感知记忆的存在。

对这3位女性首饰设计师的采访没有专注于设计本身，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触摸、体验、感知首饰设计的微妙和敏感。



Manon in her studio ; Photography: Claartje Keur

MANON VAN KOUSWIJK 手写的物证

身为荷兰Gerrit Rietveld Academie 学院首饰专业负责人的Manon，看上去就是那种幸福洋溢的精灵女子。她总会在生活中发现那林林总总的幸福细节，这期间包括与身居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共处；以及在灵感闪现时，听着高分贝的音乐在工作室工作。物于人而言，或许是买来的，或许是交换来的，或许是作为礼物送来的，得到的和丢失的林林总总之物，在她看来也都是人际关系的一个看得见的物证，维系着那种心际间看不见的情感交流。于是如何将她对物品与一个人的关系微妙之处提示出来，经其纤手和巧思转译成物的证据以首饰的形式垂挂在人前，就成为其作品的耐人寻味之处。如她而言，首饰所讲述的故事和时间有关，和佩戴者有关；首饰不只是关乎地位和装扮的，它的代代相传才是重点所在；作为物证在我们的人生中担当着角色。

MANON VAN KOUSWIJ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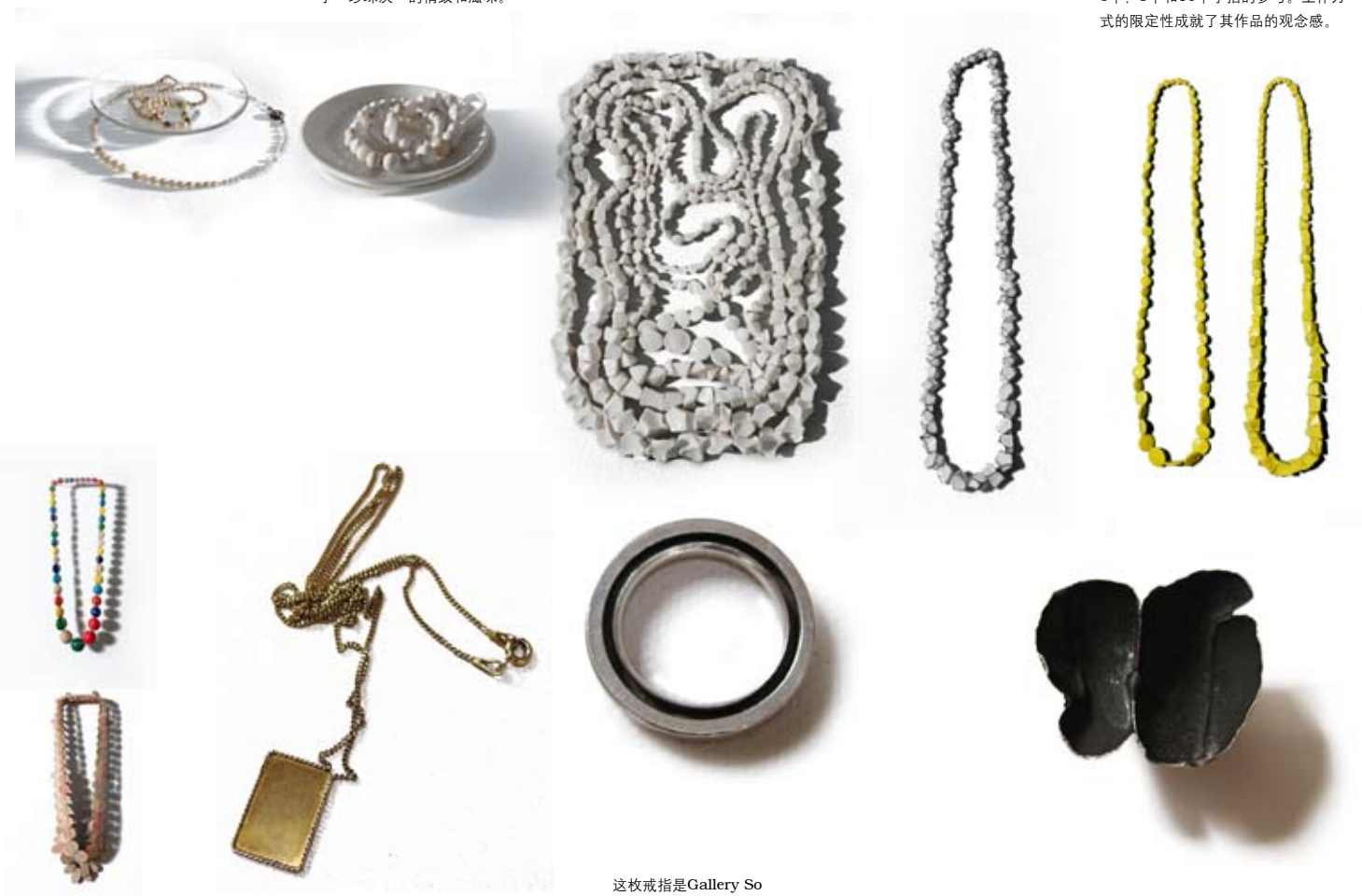
"Pearlchain no. 1 and no 2" 1995

"Pearl Grey", necklace + saucer, porcelain, glass, wood, plastic, pearls, 2009
05-06这两串珍珠项链是1995年Manon在Gerrit Rietveld Academy 毕业展作品的一部分。时隔14年后，Manon依然对这一传统形制的项链情有独钟，这一回却是将各种材质杂糅蕴含在简洁之中，平添了许多人生关于“珍珠灰”的情致和韵味。

"Perles d'artiste", 5 necklaces, 2009, modeling porcelain, pigment, glaze, ceramic pencil ; Photography: Uta Eisenreich

"Perles d'artiste, No. 4" 2009; Photography: Uta Eisenreich

"Perles d'artiste, No. 1 and 3" 2009; Photography: Uta Eisenreich
这是Mannon最近完成的作品。最近的作品总是让她最感兴奋，因为太深刻的介入感还没有褪去。英文名为artists beads。或许是因为秉承有限制才有想像和创造的理念，这套手工制作的瓷珠项链共5条，遵循的是一套严格的工作方式，对参与制造“物证”的手指有苛刻的限定，分别是2个，4个，6个，8个和10个手指的参与。工作方式限定性成就了其作品的观念感。



03-04 "Heart Beads" 2006; photographer: Uta Eisenreich
03-04将彩色木珠切片后再缝纫在一起的“心珠”项链。

这条项链是Marc Monzo的作品，我戴它的次数非常多。它相当小巧，长方形吊坠的尺寸仅为11x16 mm。我感觉它的细节非常美；链条环绕金属板的方式，我非常喜欢的还是垂挂的长方形坠，使得它看上去有些微妙的不对称感。我对Marc Monzo的作品非常羡慕，所以能拥有一件他设计制作的作品让我很有幸福感。

这枚戒指是Gallery So (London/Solothurn)的所有者 Felix Flury的作品。

这是我用一件自己的作品和他交换来的。我已婚，但却没有结婚戒指，直到我和丈夫Willem结婚5年后，我看到这对戒指，其剖面是基于数字5的轮廓外形，所以如果你将戒指一截两半，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一个“5”。我们俩一人一枚。Felix还设计制作了其它数字，从0-9，因此它们都有着各不相同的剖面轮廓，真是个好主意。我也经常戴这枚戒指。Felix挑走了我的一件瓷器作品作为这对戒指的回报。

这枚小巧的银胸针是Peter Bauhuis的作品，他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两年前给我的生日礼物。作品是基于他两个指尖所留下的烙印而设计的，这仿佛就是他在挤捏那个佩戴其首饰的人。我穿一件特别中意的短上衣时就会配这一枚胸针。缘于这些首饰，我的想法也变得清晰，首饰之所以如此让人好奇的首要之处是：在我佩戴这些首饰时，我能体味到我与他人之间的关联、爱和友谊。



pictures of my graduation project at the Gerrit Rietveld Academy in 1995; photographer: Siebe Swart
 07-09 1995年的毕业展上，Manon从古典珍珠项链出发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她改变珍珠正常的排列次序，用阿姆斯特丹知名珠宝匠的修理箱中找来那些年代久远被磨破的旧珍珠，意在建构出不乏刚性和孤冷气息的珍珠项链。展览中，Manon用家具在学院里措置了一个小空间，作为与整幢由知名荷兰建筑师Gerrit Rietveld设计的大楼的回应，同为灰色。

VISION与MANON VAN KOUSWIJK的对话

VISION: 你感觉最为珍贵的一件首饰是什么？

MANON VAN KOUSWIJK: 我很愿意说说那些我经常佩戴以及对我而言意味深长的首饰。我真正开始佩戴自己的首饰是最近，我不时也会买些首饰，它们当中有一些也是首饰艺术家朋友们的作品：

VISION: 还记得第一次弄丢首饰的情形吗？

MANON VAN KOUSWIJK: 在Goldsmithing上学时，我给自己做了一副银耳环，很喜欢戴着它；那是通过弯折铝板材料制作的，颇有些三维空间的立体外形。有一天我弄丢了一个，是在从家去学校的路上，几天后，我在路上找回了它，不过它已经完全扁平了；汽车从上面碾过。

VISION: 还记得学生时代听到或经历过的与首饰有关的趣事吗？

MANON VAN KOUSWIJK: 在Goldsmithing学习时，一位学生把一件银饰掉到地板的裂缝中，拿不出来了，老师就让他去看门人那儿找能吸银的磁铁，那当然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但她还是去尽了一切可能！

VISION: 能具体说说曾经让你心动、印象深刻的首饰作品吗？

MANON VAN KOUSWIJK: Otto Künzli的许多作品在我第一次和它们打照面时都让我印象深刻。他有一件用结婚戒指做成的项链让我有惊异之感，在于它是一件如此意味深长的作品，无论你能否佩戴它，事实上它是不适合佩戴的。我料想它包含有48枚婚戒，那么设想一下环绕着你脖颈的24个婚姻，这其中许多都包含着有关冲突和死亡等重大的话题故事。

我还非常喜欢David Bielander的作品；想入非非的同时也非常严谨考究，每个细节都给予很多关注，传达出对于首饰的强烈之爱。还有许多其他艺术家的很多作品都是我非常倾慕的：Sally Marland、Warwick Freeman、Esther Knobel、Daniel Krüger。遗憾的是他们的大多数作品我都无力购买。

VISION: 还记得你第一次展示首饰时的情形吗？

MANON VAN KOUSWIJK: 我毕业后的第一个个展是1999年在墨尔本Gallery Funaki举办的。我在那儿展示了首饰和一些家居物件，我把画廊的空间转换成带有几分屋子感觉的空间，这些东西各得其所。对我来说，墨尔本之行，还有一个远离我当时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来展示我的作品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经历。

VISION: 能介绍下你的工作间吗？那里都有些什么？

MANON VAN KOUSWIJK: 我工作室的装备已经搬走了，此刻我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合二为一了，而我不能创作任何新作品了。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忙一本书，它刚刚发行。我的工作室大抵上是相当基本的需要，有一个小的陶窑和基本的金匠工具和装备。只要可能，我都会待在那儿，从早到晚。我不间断地连续工作，一旦休息，就会相当不舒服，我猜你会说我或许是个工作狂。

VISION: 如果让你来设想名为“最初&最后”的首饰，那会是什么呢？

MANON VAN KOUSWIJK: 我想我会制作一条珠串的项链，没有项链锁扣，因为这是一件无止境的首饰，没有最初和最后。



ESTHER BRINKMANN 谁的指间谁的允诺

Esther Brinkmann, 1953年出生于瑞士的巴登 (Baden), 毕业于日内瓦装饰艺术学院珠宝设计专业, 1987年创立日内瓦应用艺术高等学院首饰系。作为20世纪末引领欧洲当代首饰艺术的重要人物之一, Esther Brinkmann不仅培养了诸多优秀的首饰艺术家, 同时也在通过作品思考和探索, 首饰作为艺术家创作表达的方式。她的作品大多围绕着对戒指的思考展开, 究竟什么是戒指与手指之间的关系? 当手指穿过戒指“空洞”的那一刻究竟意味着什么, 她试图回到对指环和手指之间关系纯粹性的确认, 并且这种关系在今天面临着新的解释: 当手指穿过这个“空洞”时, “空”比“满”更重要, 它暗示的是一种相互解放的关系, 即“承诺”相互解放……

ESTHER BRINKMANN

影像是另一种媒介——《The present is the only moment without an end》以及《As a vase contains a flower》是两部令艺术家Esther Brinkmann记忆深刻的片子, 她说“它们对于沟通的理念与我的作品的内涵如出一辙, 我们都想表现物品与身体之间那种尊贵的关系, 我把一切视觉交流都融入到作品中。”



Red face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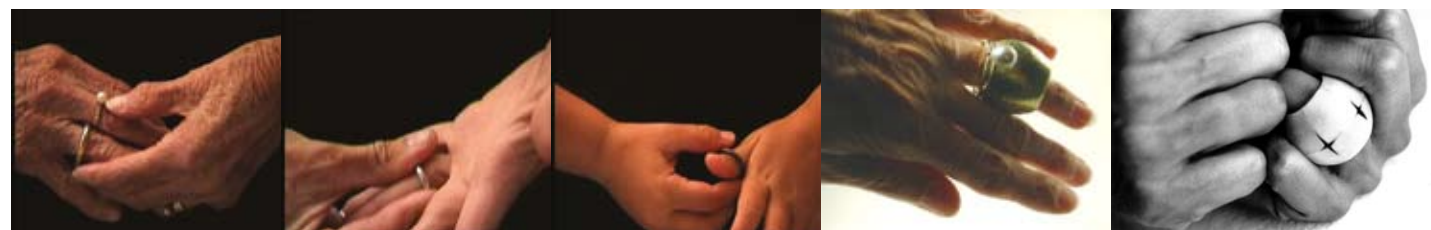
不起眼的金属掩藏了珍贵的手指, 坚硬保护着柔软。



《容器, 手指》

正如花瓶容纳和展示花之美态, 戒指对若兰纤指也做出了同样的贡献。戒指——这种手指容器不单为戒指和手指之间提供空间, 更为手指与手指之间提供了空间。当戴上戒指时, 你能感受到它的重量和形状。你能支配它和拨弄它, 并且享受它的存在。

2000年由Esther Brinkmann 和Philippe Solms在日内瓦完成的影像装置。



VISION与ESTHER BRINKMANN的对话

VISION: 还记得第一次知道“首饰”这个词时的情形吗?

ESTHER BRINKMANN: 我一直喜欢做与手有关的事情, 特别是立体的东西。在我20岁那年, 我在巴塞尔艺术双年展上看到几件作品, 是来自瑞士的多媒体艺术家Dieter Roth的一组作品: 动物园戒指和小屋。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现代首饰, 让我感到特别的与众不同, 由此我决定在日内瓦应用艺术高等学院学习首饰专业。

VISION: 你给自己买的第一件首饰是什么?

ESTHER BRINKMANN: 我给自己买的第一件现代首饰是我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去纽约旅行的时候, 在一家名为Art Wear的服饰专卖店里买的。是一个镯子, 现在我依然留存着它。

VISION: 还记得第一次丢失首饰时的情形吗?

ESTHER BRINKMANN: 是, 我记得。一个让人伤心的故事。那是从日内瓦到洛桑的火车上。我去出席一个展览的开幕式。洗手的时候, 我把戒指取下来忘在了洗手池。我当然没能找回来。从那以后, 我再也不会再在公众场合戴戒指了, 总是把它放在包里。

VISION: 你第一次展示首饰是什么情形?

ESTHER BRINKMANN: 在我的学生时代, 所接受的教育是非常传统的珠宝首饰教育, 我们学习一些技能, 并且需要一些技能考核, 但是没有个人的主题作品以及毕业的展览。我第一次参加现代首饰展览是在瑞士巴塞尔的一家专门经营现代首饰的画廊。我当时很自豪能被选中参加这个展览。但是很遗憾, 没有留下照片, 并且这家画廊后来也关闭了。

如何把我的作品介绍给别人? 每当要举办展览, 这个问题就困扰着我。我力求在每个既定的空间里都设计一种别出心裁的沟通方式。我总希望观众能最大限度地靠近每一

件展品, 然而在公众场合里, 人们一般是不能随意触摸或试戴展品的。另外, 我总是竭力为观众提供一种打破常规而又引人入胜的方式来观赏首饰。

VISION: 在你自己创作的首饰作品中, 你觉得最完美的是哪一件或哪一系列?

ESTHER BRINKMANN: 没有一件作品我认为是完美的, 我的戒指系列“the fingervessels serie”是我很偏爱的作品系列, 也渗透着我一直的思考。我开始思考并创作这一系列作品已经超过了20年的时间。

VISION: 你每天阅读吗? 通常会花多少时间在阅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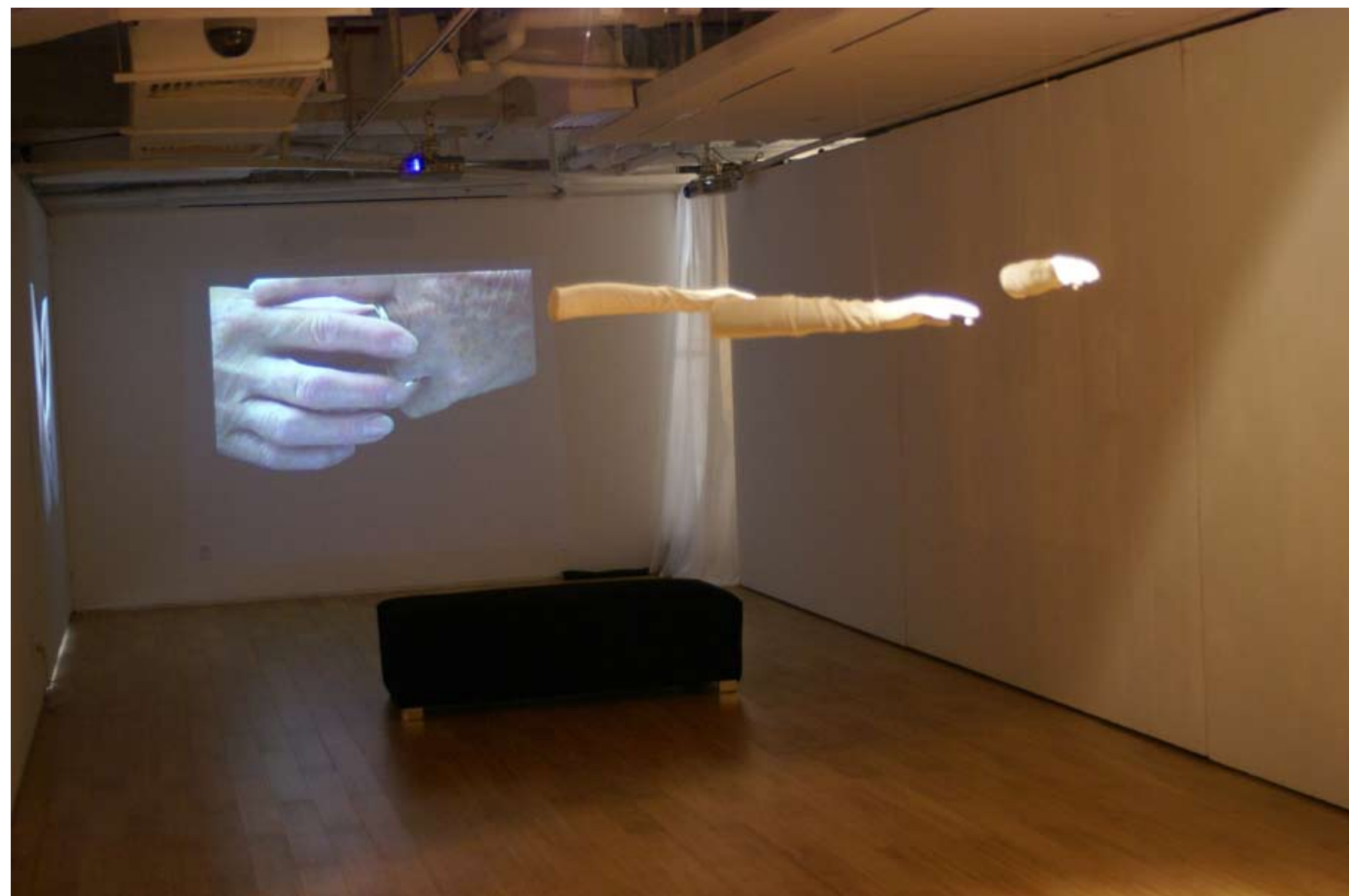
ESTHER BRINKMANN: 我每天都阅读, 图书、报纸和少量的杂志, 但并不是每天看同样的报纸。自从来到中国居住, 我很难选择阅读的报纸。在日内瓦时, 每天早上我会去同一家咖啡馆, 喝一杯espresso阅读一份报纸, 然后去学校或到我的工作室工作。

目前我在广州, 我阅读《le monde diplomatique》, 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另外, 还订了两份瑞士杂志, 一个是关于文化的, 另一份是关于建筑和设计的。我坐飞机的时候喜欢看一些时尚杂志, 像Vogue、ELLE。我最近在看的书是: Haruki Murakami《Blind Willow, Sleeping Woman》, Qiu Xiaolong:《City of Red Dust》, Alain Finkielkraut《un Coeur intelligent》。

VISION: 能介绍下你的工作间吗?

ESTHER BRINKMANN: 它是我们家里最美的一个房间, 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家”工作。工作室很小, 有我的工具和工作台, 还有眺望珠江的绝佳视野和音乐。每天早上, 我都会去那里瞟上一眼, 然后开始做些什么。如果可能, 我会待上几个小时, 或一整天。

(注: Esther在广州居住过一段时间, 于2010年夏天离开中国, 这里谈到的是她在广州时的工作室。)



KARIN FINDEIS 曾经的耳际 曾经的私语

那些口耳相传的是故事，也是传统，是叮咛，也是记忆……

如何将自身对于历史和文化的体悟用首饰来诠释，这是澳大利亚艺术家Karin Findeis 的作品所试图提供的解决之道。Karin Findeis 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术学院，并取得博士学位，作为国际上为数不多的获得博士学位的首饰艺术家，Karin Findeis一直在Author Jewellery的定义与分化上有着自身的思考与实践。Karin Findeis生于澳大利亚的Newcastle，是一个德国移民家庭的后代，澳大利亚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与生活环境为她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贯穿着对人与生态的深入思考——“完美在我的创作中也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在我的创作中，我试图去尝试更多的感官上的满足感，试图去捕捉材料在我脑海里的意义。曾有些年，我对于偶然发生的事物给我带来的兴奋和惊讶感具有极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同时，我也在质疑，究竟什么样的物品能代表我想描绘的文化。”



这张照片是我8岁时戴着这对耳环在学校的留影

KARIN FINDEIS

VISION与KARIN FINDEIS的对话

VISION: 还记得第一次知道“首饰”这个词时的情形吗？

KARIN FINDEIS: 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首饰这个词了。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许多其它的东西要更重要得多。我最早意识到首饰是一种艺术形式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我的母亲为她自己买了一条很特别的项链，一条银质项链，上面画有珐琅彩，是她从澳洲本地的一家画廊购买的。我母亲很喜欢佩戴首饰，尤其是戒指，大多是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现代主义首饰，没有一件是中规中矩的。

VISION: 第一次佩戴首饰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KARIN FINDEIS: 我的第一件首饰是祖母送的——一对镶嵌有绿松石的黄金耳环，我5岁左右穿的耳孔，佩戴的就是这副耳环。在我20岁前，我一直戴着的就只有这一对耳环。

VISION: 让你感觉最为珍贵的一件首饰是什么？

KARIN FINDEIS: 我有几件珍爱的首饰，最令人伤心的是，它们大多在7年前我家里被盗时被偷走了。小偷拿走了原属于我父亲的两件非常特别的物件，他在我孩提时期去世。他离开德国移居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他的母亲送给了他一件黄金唱片挂件，上面有引用Goethe的话；另一件是一枚戒指，是我父亲送给我母亲10周年结婚纪念日的礼物。我已经不记得为自己购买的第一件首饰是什么了，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我从有了第一份全职工作开始购买一些耳饰。我会每天尝试带不同的耳环。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它可能算是我买的第一件当代首饰，是采用树脂和电镀铝制作的一对耳环。我现在收藏当代首饰，这是我最近买的一批首饰中的一件，它是Nina Oikawa的作品，是我获得博士学位时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VISION: 还记得第一次丢首饰时的情形吗？

KARIN FINDEIS: 我有丢耳环的坏习惯——不过通常都是丢一只！所以，我有满满一盒子的单只耳环。现在，我会对所戴的耳环非常留心，总在确认挂钩是不是完好。我17岁左右的时候，弄丢了我母亲送给我的—条项链，那是一条银质的圆形吊坠，直径有15毫米。它看起来很像一块压扁的泥球，其实是银的。在吊坠的中间还有制作者的个人印章。我是在海滩上弄丢的，那是一个浪漫的夜晚，我与我的初恋男友在海滩散步。意识到它不见的时候我非常烦心，我第二天还跑回沙滩去找，但没找到。

VISION: 第一个对你从事首饰设计有影响力的人是谁？

KARIN FINDEIS: 在我的从业生涯中有几个人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是我的第一位首饰专业老师Sylvia Ross，她给我很大的鼓励。我遇到她是在我第二次去艺术学校学摄影的时候。第一年，我选修了一个首饰初级课程班，之后就再没有离开。我仍然继续我的摄影学习，直到最后一个学期，我做了决定，对我来说做首饰要比做摄影要更有意义。拿了第一个学位后，我来到阿姆斯特丹的Gerrit Rietveld Academie里特维希艺术学院，师从Onno Boekhoudt和Marian Herbst。我在研究了我认为作品有趣的艺术家之后才选择了这所学校。他们当中很多都在这所学校学习过。我还曾写信给Galerie Ra画廊的Paul Derrez，听取一些他的建议。Galerie Ra是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首饰画

廊。Onno和Marian一起，以不同的方式，给了我很重要的影响。

几年以后，我在一次当代首饰的论坛上听到的Margaret West关于她个人作品的发言，我决定要和她一起工作并选择她作为我在悉尼大学美术学院硕士学习的导师。从那时到现在，她对我都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变成了好朋友。

VISION: 还记得你第一次展示首饰时的情形吗？

KARIN FINDEIS: 学生时代，我参加了两三个展览，有摄影作品也有首饰作品。在课程学习结束时，我和一个朋友在一个澳洲本地的小画廊举行了展览。我们把首饰放置在墙上的书架上，并且邀请了一位设计家具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展示。这个展览叫做“Bespoke”，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对我而言，这就是我的毕业展，因为不久之后就出国了，错过了大学正式的毕业展。

VISION: 能具体说说曾经让你心动、印象深刻的首饰作品吗？

KARIN FINDEIS: 我有几位特别钟爱的首饰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一向都让我觉得有趣并想要拥有。Margaret West的作品在制作上非常富有诗意，这并不意外，因为她也写作。近期，她主要采用石材创作作品：板岩、大理石和玄武岩，她使用涂料和墨水为这些石材注入色彩。这种创作方式绝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她有时会探究一些非常有难度的想法。

Lucy Sarneel是一位荷兰首饰艺术家，她的首饰作品不同于Margaret。我在Gerrit Rietveld Academie学院学习（1989-1991年）时，她比我要早一年入学，我还记得她总是面带笑容。她的作品主要是采用锌这种材料，这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首饰材料，但是这种材料具有特别美丽的灰色亚光，她常使用一些颜色和其它材料作为补充。Lucy的胸针作品相当具有空间感，并且比较夸张，极富有趣。

我非常喜欢的另一位首饰艺术家是Helen Britton，她是一位生活在德国的澳大利亚首饰艺术家，Helen的作品略有些传统的感觉，但同时也非常具有当代性。她的作品让我想起50年代的服装配饰，或许是因为她经常采用镶嵌钻石在银的材质上，并且赋予丰富的绘制色彩。这些作品美极了。每当我想起这些作品，每一位艺术家都运用了许多的花的形象，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作品吸引我的部分原因——还有就是这些作品都非常非常的具有佩戴性。

我在荷兰生活期间，开始对“花”的文化意义非常感兴趣。在我看来，花对于荷兰经济和历史的重要性与花的脆弱和短暂的存在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我那段时期的作品始终是从不同的观点来对花进行探讨，比如花是如何方式出现在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中的。

VISION: 你每天都阅读吗？你想像中最为“完美的一天”都会包括哪些内容？

KARIN FINDEIS: 我每天早上在早餐时间阅读报纸，Sydney Morning Herald。目前每天都要有规律阅读的，在假期的时候，我喜欢读一些小说。我订阅了两本季杂志，《Cabine》和《Crafts UK》。我不确定，可能是到达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城市，试图去发现它。或者是去跳蚤市场寻宝，或是展览的最后期限在工作室持续工作。但，必须有一杯绝好的咖啡。



Karin Findeis常在旅游时去当地的跳蚤市场，在那里找到可以并置的不同材料。Karin Findeis最近创作的一个系列称为“中国私语”，是利用她在北京旅行时，潘家园古玩市场购买的物品创作的。这个题目来自小时候的一种游戏，悄悄地通过耳语传话给一个人，然后一个人接一个人传话，直到最后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看他所听到的内容和最早的耳语究竟有多么的不同。



Margaret West 作品

嵌有绿松石的黄金耳环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它可能算是我买的第一件当代首饰，是采用树脂和电镀铝制作的一对耳环。

我现在收藏当代首饰，这是我最近买的一批首饰中的一件，它是Nina Oikawa的作品，是我获得博士学位时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